四書考異

四書考異上　　總考十七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逸文

經典釋文衞靈公篇知及之章後鄭本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一章集解無此章

按漢儒言齊論語有問王知道二篇又河間多七篇今均無一語可考朱氏經義考逸經卷旁搜說文初學記等書得六七條細核之皆不能無傳憶之譌此鄭氏本所多一章確有徵據而朱氏獨未收及因冠篇首表之

漢石經論語碑末記諸家有無不同之說有蓋肆乎其

肆也句

按碑本此句上下俱有闕文未能詳論

說文解字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璱兮其瑮猛也顧野王玉篇瑮字下亦引此爲逸論語

說文解字又引逸論語曰如玉之瑩文選神女賦李善注亦引此爲逸論語

徐堅初學記述逸論語曰玉如瑩也

徐鍇說文繫傳曰逸論語謂今論語中辭古者口授有遺漏之句漢興購得有此言謂之逸論語

按玉如瑩也當即如玉之瑩變文據法言吾子篇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之瑩爰變丹青則此語顯出自

揚雄矣雄著法言本欲以象論語許氏因誤傳其文顧李徐氏乃相承誤也玉粲二句更與二十篇文不類恐亦出欺深文陋之手繫傳說僅想當然耳

初學記引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

按此三十六字全見說文璠字下注並未云逸論語也初學記或因說文从玉部中有引逸論語者二條此又值孔子語遂并誤憶之歟左傳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璠璵歛仲梁懷弗與呂氏春秋申其事云孔子徑庭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歛譬之猶暴

骸中原也說文所述似共彼爲一段話

又引逸論語曰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又謂之雕太平御覽亦引此爲逸論語

又引逸論語曰璠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瑱赤玉也璊瑾瑜美玉也瓅三采玉也玲瑲瑲瑣瑝玉聲也璬玉佩也瑱充耳也璪玉飾以水藻也太平御覽亦引又虞世南北堂書抄引瓅三采玉也一句祝穆事文類聚引璠玉色鮮白也以下五句皆云逸論語

按上條乃爾雅釋器文下條仍說文玉部各字注也此等句法顯非論語所應有偶乘一誤遂公然全假欺世欺不以其方矣經義考援此數條謂其辭于詮

玉之屬特詳遂以齊論問王爲問玉篇譌而此類則
皆問玉之文何自受人問而復爲助其詞也
儀禮士相見禮凡燕見于君必辨君之南面注曰此謂
特見圖事疏引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于庭圖事
于堂
按此實指爲鄉黨篇今篇中無若可斷爲逸而愚謂
其非正文也禮前文庶人見君節疏引論語趨進翼
如也云彼謂孔子圖事于堂圖訖降堂至君前橫過
向門特加敬肅與庶人同也由是繹之似此圖事二
句爲鄭康成趨進句下注文賈氏以鄭證鄭遂文便
略去注字耳

禮記王制正義引論語曰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

按衞氏禮記集說載孔疏作論語注曰爲是今集解中未見此數語或亦爲鄭氏逸注

又明堂位正義曰案論語千乘之賦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

按此但據論語千乘之文而自演其說或改案論語作論語曰遂若下文之亦出論語耳

孟子章指引論語力行近仁

按此中庸文音義暨困學紀聞嘗正其誤

孟子疏曰論語孔子謂惡濕而居下

按即孟子本經文作疏者誤爲論語詳具條考

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論語曰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桓寬鹽鐵論授時章引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

按二條所有美文或疑今本之逸今考上條別見禮檀弓篇下條則誤合兩段辭爲一

應劭風俗通義祀典卷引論語淫祀無福

按曲禮下篇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與論語非其鬼而祭之意相類應書神怪卷載第五倫之言曰爲政當信經義經言淫祀無福非其鬼

而祭之謟也聯爲一辭應或因其辭之先入遂不復

經意審别以致有此誤耶

又正失卷引論語古皆没

按焦竑筆乘舉此爲語之逸其實卽顏淵篇自古皆

有死句史記引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說文引論語曰

跢予之足俱與經文絶不同蓋古人引經自有如此

引法可以類參

三國志吳步騭傳曰論語言學不求祿心無苟得

按傳文云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君子成

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顧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卽之

也溫聽其言也厲諸葛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

猛步丞相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嚴衛尉張奮威蹈之矣通觀之知亦以此爲論語文也然準以古人引經之例謂其槩括學也祿在其中及見得思義二語也可

羅泌路史國名記求之四夷而從鳳嬉何陋之有注引逸論語曰子欲居九夷從鳳嬉

按此乃論語緯摘衰聖之文宋均注曰鳳遇亂則潛居九夷羅苹以緯當逸經謬

開元五經文字曰樬莫干反見論語楢音酉見論語

按二十篇中未嘗見樬楢二字惟晝寢章注杇鏝也字書鏝與樬同改火章注冬取柞楢之火張氏當據

注文言之

說文繫傳儼字下引論語儼若思狗字下引論語仲尼之畜狗㕯字下引論語其言㕯㕯然如不出諸其口也

按前條禮記曲禮文後二條皆檀弓文

昭明文選魏都賦非言厚行注引論語曰君子薄於言而厚於行

按似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之記憶譌

又任昉求立太宰碑表注引論語曰爲王先用塡黃泉爲王作尊以御螻蟻

按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大王萬歲千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尊螻蟻選注先引其語繼引延叔堅戰

國策論語云云蓋叔堅爲延篤字篤作戰國策論而此爲其論中語耳世或乖指爲逸論語直是可笑太平御覽嘗引論語子曰沐令人愛卯丨沐令人白頭等文考之乃託論衡爲論語同可笑也右自說文以下已俱非眞逸經特以前人有其說而世惑之不得不一一條其所以致誤以爲之剖析若此類之顯然訛謬雖他籍猶或有之學者當自能辨別今不瑣陳

永康樓式禮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十八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原始

趙岐孟子章句題辭曰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孟子之書則而象之

論衡對作篇曰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昌黎文集送王秀才序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又原道篇曰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施德操孟子發題曰堯舜之道自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得其傳然後孔子之道益尊而曾子子思之道益著

楊時餘杭語錄曰中庸深處多見于孟子其爲所傳也歟

四書纂疏曰謂中庸深處多見于孟子者如道性善原于天命之訓性也所謂存心收放心乃致中也充類仁義之心乃致和也至於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

也一章其義悉本中庸尤足以見淵源所自
六經與論曰中庸之書雖出自子思其實孔氏之遺書
也七篇之書雖作于孟子其實傳于子思合二書而考
之其言同其旨同而其間不能無毫釐之别此可以見
聖賢傳道之淺深也
按溯孟子大原右諸家爲得其真故自其言之發迄
于今莫敢異之
史記列傳曰孟軻所如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
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章句趙辭曰此書孟子之所作也孟子遭蒼姬之訖錄
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治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

沒世而無聞焉于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
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秦
滅經術孟子徒黨盡矣其號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
風俗通義窮通卷曰孟子去齊之魯臧倉沮之又絕粮
于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作書中外十一篇以爲
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於天
下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
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
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也吾爲
此懼閑先王之道距楊墨放淫辭正人心熄邪說以承
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梁惠王復聘請之以

爲上卿

按漢人追原孟子書者有此三家皆謂孟子自作而其徒與之趙氏首揭之曰此書孟子所作也又曰自撰法度之言可謂更著明矣董叔重問朱子乃云史記謂孟子之書孟子自作趙岐謂其徒所記不知何據而云漢書河間王傳稱孟子爲獻王所得似亦遭秦播棄至漢孝武世始復出者然孝文已立孟子博士而韓氏詩外傳董氏繁露俱多引孟子語則趙氏所云書號諸子得不泯絕定亦不虛應氏獨舉好辯章文以爲中外篇之都序與論衡對作篇二語適符此必有所師受至謂作書之後方應梁聘則凡見梁

王問對諸章皆爲成書後所續加耶即開卷論之似

　已難通其說

賈同山東野錄曰孟子十四篇者孟軻之述也

朱子語錄曰孟子疑自著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不傳

又文集吳伯豐問孟子集解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先生謂二說不同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處註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于第四章決汝漢處註曰記者之誤不知如何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

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為非一筆文字矣
又葉叔重問曰孟子之書趙岐謂其徒所記今觀七篇文字筆勢如此決是一手所成非門弟子綴緝比也然其間有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者亦恐是其徒所記孟子必曾略加刪定也此非甚緊切以朋友間或有疑此者嘗以此答之恐未是也曰或恐是如此
十一經問對曰孟子是軻自作之書其作書在梁惠王死後不但惠王死後敢在梁襄死後故稱惠稱襄
金履祥孟子集註考證引王文憲曰孟子與齊宣問答首章開闔變化精神超越而元氣不動非門人所能傳

此是傳不得處

郝敬孟子說解曰論語章法簡短故是後人記錄孟子文章長展非他手可代正是孟子手筆蘇明允謂孟子之文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朱元晦謂七篇筆勢如鎔鑄非綴緝可就斯爲知言

方履中古今釋疑曰諸侯之謚安知非後人所加子輿氏自作書焉遽郎云然固不始于壽卿韓愈林慎思何從而識其爲萬章公孫丑所記耶

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曰七篇爲孟子自作止韓昌黎故亂其說莫妙于朱子曰觀七篇筆勢知非綴緝可就余亦有一證論語成于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

恐七篇成於己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

又曰孟子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赧王之世卒後書爲門人所叙定故諸侯王皆加謚焉

按右皆定此經爲孟子自作惟董叔重問朱子有或其徒所記而孟子刪定之說閻氏有門人叙定追加諸侯之謚之說爲小不同

昌黎文集答張籍書曰軻之書非自著旣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

姚信士纁曰孟子之書將門人所記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見非惟敎辭而已

林愼思續孟子曰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

程伊川入關語錄曰傳錄言語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雖孔孟之門亦有是患又楊遵道錄伊川語曰或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只是門人錄時錯一兩字

郡齋讀書志述晁說之曰此書韓愈以爲弟子所會集今考其書則知愈言非妄發也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諡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諡軻著書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爲之明矣故予以愈言爲然

林之奇孟子講義曰七篇之書趙臺卿謂孟子當蒼姬

之訖錄不得佐與唐虞雍熙之治恥沒世而無聞是故退而垂憲言以貽後人而爲此書其說不然夫既與門人答問而言之矣又恥沒世無聞退而編次其言以傳後世此蓋漢魏以降文人之陋習孔孟之志必不若是之狹也

唐仲友孟子論曰趙岐謂大賢擬聖作書則象論語取其意旨合同者類而列之此未爲知孟子者孟軻之書非軻自著退之此說較諸趙岐則象之言見識殊矣

按右皆謂此經非孟子自作其間晁氏說似尤確鑿薛氏讀書錄承之以斷其書之必成于後來弟子而史氏三遷志謂孟子卒在周赧王二十六年時所見

諸君已盡先卒因各稱謚歷詳諸侯之卒俱在赧王二十年前若然則晁氏說非矣然三遷志僅本自孟氏譜而譜非傳自古先凡所載錄往往與傳記不能檢對故世人未肯深信欲持此以攻晁氏反不若門人敘定追加諸侯謚之說爲足破之

孟子講義曰論語孟子皆聖賢既沒之後門弟子所錄不惟門弟子所錄亦有出於門弟子門人者如論語稱有子曰曾子曰皆門人所錄也以至冉子閔子皆稱子以是知其門人皆有所紀錄如孟子之書乃公孫丑萬章諸人之所錄其稱孟子曰者則又萬章門人所錄蓋集衆人之問見而後成也其言則孟子之言其書則門

人之手不可必也
周廣業孟子四考曰此書敘次數十年之行事綜述數十人之問答斷非斷自一時出自一手其始公孫丑萬章之徒追隨左右無役不從于孟子之言動無不熟察而詳記之其後編次遺文又疑樂正子及公都子屋廬子孟仲子之門人與爲之何也七篇中無斥諸子名者而樂正子則公孫丑浩生不害皆稱爲子卽孟子亦然與滕更呼名之例不同首篇以孟子始以樂正子終皆其可驗之迹林之奇謂有萬子曰者當爲萬章門人所錄則同事編集正未可知也

按林氏援論語曾子有子例見舊本狂獧章有稱萬

子者謂此書又有萬章門人記錄而周氏更推及於樂正子門人夫因曾子有子遂疑論語爲曾有門人所記愚尙未敢深信況更援其例於孟子書乎昌黎云萬章之徒相與記孟子言後儒猶或議之況更及萬子樂正子之門人乎孟子弟子不特萬章樂正曁公都屋廬稱子徐子高子陳子並以子稱之矣卽凡泛見七篇人如晏子儲子景子時子公行子愼子均未必以子爲尊尙匡章則以其字稱章子莊暴則於君前稱莊子下至與端者流如告子楊子墨子許子夷子猶得曰不斥其名而子之乎趙氏章句於樂正子下明注之云子通稱蓋戰國風習與春秋時已不

同凡稱人不論何等輒云某子觀國策等書可明

郡齋讀書志曰馮休觀孟子之書疑軻沒後門人妄有附益

姚福青溪暇筆曰溫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爲僞書出于東漢因作疑孟論

按孟子之言或太峻故馮休疑其書有附益而其所以太峻當如程子所云得其言不得其心者耳遽謂門人爲妄此馮休之失言溫公生平甚尊信孟子偶見王安石借孟子自護以逞其欲爲因嘗撮取數章爲疑孟論若僞書之訾並不見于宋人記載姚福誣之乃福之謬後第三十五篇別有詳論

金華阮彬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十九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外書

風俗通義窮通卷曰孟子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

章句題辭曰孟子著書七篇又爲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洪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眞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

疏曰凡此外書四篇趙岐不尙以故非之漢中劉歆九種孟子有十一卷時合此四篇

困學紀聞曰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

外書四篇今皆無傳

孫奕履齋示兒編曰昔嘗聞前輩有云親見館閣中有孟子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政則時人以性善辨文爲一句說孝經爲正爲一句甚乖旨趣古文辨辯正政通用

劉昌詩蘆浦筆記曰孟子題辭又有外書四篇予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則知與文說孝經爲正是謂四篇

孟子四考曰新喻謝氏同時如學齋佔畢困學紀聞俱云四篇今已失傳則其一篇亦未必然也

錢曾讀書敏求記曰孫氏云宋時館閣中尚有外書四

篇今觀音義後附篇敘曰此趙氏述孟子所以相次敘之意則知外書乃後儒撰集雖亡來已久不存可也

按趙氏不爲外書章句嗣後傳孟子者恐以章句爲本外書遂以廢閣致亡南宋去趙氏時千有餘歲不應館閣中能完然如故也孫氏僅得耳聞當日在館閣諸公未有以目擊詳言之者道聽塗說必不足爲案據新喻謝氏所藏一帙劉氏似及見之雖一人私言未必竟無所因矣隋書經籍志錄有梁綦毋邃孟子注九卷他家注俱七卷獨綦毋氏多出二卷其時俾引孟子者若梁武帝蕭子良蕭綺姚思廉諸人都無可探其本據豈所謂外書四篇在梁時嘗購得其

二至宋乃僅存劉氏所見之一篇耶但綦毋氏書李善注文選猶引用之似流行于唐世而其有無外書唐人絕無片言論及則又難以質言且外書之篇目自宜以性善爲一辯文爲一說孝經爲一劉氏以所見之性善辨遂以辨字上屬而謂文說一篇孝經一篇據論衡則但云性善之篇不綴辨字疑新喻謝氏所藏性善辨又屬後人依放而作非外書本眞也孫氏遂譏誚辨文爲句者甚乖旨趣更以爲正正字改政則均屬耳學之失

九經考異曰性善之篇王充曾引言之而荀卿性惡篇多舉孟子語意皆外篇書也惜今不復見耳

論衡本性篇曰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

荀子性惡篇引孟子曰人之學學者其性善也又引孟子曰今人之不善將皆喪失其性故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曰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

許愼淮南鴻烈解假眞訓注引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

按外書文今略見者僅右數條而已論衡出有篇目最可信荀董許三家所引皆論性善而告子篇中無

之似亦可不疑楊氏注荀子上一條云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之善非矯也與告子所論是也仍以屬于內書然孟子與告子論性處未嘗兼論及學楊氏率意而云未當爲定說矣下一條視論衡引文雖詳略不齊而意畫一益足爲上條證明董引十七字內書惟孩提之童二語略似而義旨顯是各成古人偁經縱或不拘成文不至如是越異也許引文尤與論衡意屬一似爲同章中反覆申論之辭

郡齋讀書志曰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揚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其散軼

也多矣岐謂秦焚書得不泯絕亦非也或曰豈見于外書耶若爾則岐又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

吳萊淵穎集孟子弟子列傳序曰孟子外書四篇今猶略見說苑所謂人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者疑即性善辨中語

顧炎武日知錄曰史記法言鹽鐵論等所引孟子今孟子書皆無其文豈俱所謂外篇者邪

按孟子語往往有見他籍而檢諸七篇未見說者動以外書疑之不止右三家也然不能定其果出何篇即難必其果屬外書而其間且有僞迹舛訛並不爲孟子語者則惡可概指爲外書耶今別以逸文類聚

詳在後篇

熙時子注孟子外書四篇馬廷鸞序曰坊間有四家孟子注曰揚子雲也韓文公也李習之也熙時子也中興志以爲依托信也然三家者依托而熙時子非依托也乃熙時子依托三家也熙時子者誰相傳即公非先生劉貢父也貢父因李泰伯不喜孟子爲此以示之也孟子外書四篇趙臺卿不取也故不顯於世賴四家注附刊於後而熙時子且注之是以傳也則熙時子之功不淺也四家注依托不足傳而孟子之外書四篇不可不傳也遂序以存之也又胡震亨跋曰吾友叔祥客濟南得孟子外書四篇見詒惜第四篇爲正殘闕不全按劉

冐詩筆記云新喻謝氏藏有性善辨一帙蓋即是書自宋以來流傳絕少雖斷珪殘璧尤當寶貴之
孟子四考曰今孟子外書眞贋誠不可知朱氏經義考削而不錄是也
丁杰孟子外書疏證曰此書雜採他書引孟子文兼及其不云孟子者綴緝敷衍往往氣不貫穿人名事蹟謬繆甚多後人徵引或由傳聞失實豈有身接其人目擊其事與其徒著書而記錄不眞者乎姚叔祥好造僞書此爲叔祥僞造無疑錢遵王云宋時館閣有此書而崇文總目無文即中興藝文志亦不言附刊四注孟子後馬氏序不敢爲信惟蘆浦筆記確有謝氏藏本一說是

又姚氏所據以作僞者也劉貢父博洽不讓其兄此注
地學茫然其亦僞托可知
按此書之僞敗迹顯然約略舉之其驗有八內書七
篇每篇俱五千餘字篇內多長展之章開闔變化不
可端倪今此四篇每不及千字章之略長展者惟襲
韓詩外傳淳于髡一條餘悉勉強支綴淹淹無生氣
則其根體迥別不但不能宏深而已僞迹之可驗一
也孟子卑薄齊桓管仲此以至德稱之孟子再斥陳
仲此以千古高士詠之樂正子偶從子敖孟子深責
此謂徐辟因依蘇秦而贈之以言則均于孟子意旨
背戾僞迹之可驗二也趙氏但不爲外書章句非不

見外書也趙云孟子師子思此謂學於子上孟子嘗
自言之趙注徐辟不云何國人此謂辟之祖自南州
遷於郯郳今五世矣若古外書有如是文則趙氏何
不節取僞迹之可驗三也書雖有內外之別所記言
事不應重出也今因綴索隱及鮑照須序文而與舜
生諸馮章犯重因襲韓詩外傳文而與先名實章犯
重貪攟拾而不暇箚顧僞迹之可驗四也周禮注引
孟子諸侯有王顏氏家訓引孟子圖影失形藝文類
聚引孟子滕文公卒皆顯係疏舛考工記注引七十
而助祇一字偶異坊記注引舜年五十二語卽萬章
篇文小變意林錄敬老慈幼三語卽梁惠篇文稍節

而此悉冒昧編列僞迹之可驗五也列女傳所載三遷出妻等事本不謂孟子言盡其事祇應他人記載孟子著書立教必無自述之理今亦雜湊篇中且仍彼書文稱母曰孟母曰其母謬戾殊甚矣僞迹之可驗六也因充虞敦匠事泛濫及諸弟子杜撰其名曰季孫郊公都或又稱公孫丑曰丑子並注云丑字子景以子爲氏亦曰景丑子他籍悉無可徵特有意眩亂以欺不學之人宋以前無此習僞迹之可驗七也荀況爲孟仲子再傳門人後孟子約五六十年齊襄王時自趙至齊與孟子不相値後自齊適楚爲卿此乃云孫卿子自楚至齊見孟子字子石之公孫龍孔

子弟子孟子不及見之其持堅白異同公孫龍字曰
子秉乃平原君門客不及見孟子此乃云孟子以卵
有毛問子石田嬰于齊湣王三年封薛嬰卒文代立
是爲孟嘗君其立當在孟子卒後樂閒于燕惠王元
年始用燕乃周赧王四十四年也時孟子卒已久此
謂孟子論孟嘗君燕使樂閒迎孟子時代事蹟盡難
檢點僞迹之可驗八也其僞既有此八驗其作僞人
甚晚近不當劉貢父注復有三證趙氏章指有云討
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還注引上一句誤
題孟子曰字郃武士人作疏删去章指此遂不知其
下句而漫易其文則此書必出郃武士人後矣荀子

稱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集註取以註格君心之非句此遂以尙書格其非心速屬之則此書必出朱子後矣鹽鐵論引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明李詡誤以孔字爲孟類舉爲孟子逸文而此遂掇入篇中則此書更出李詡後矣然則此書究孰所僞哉吾友歸安丁小山杰斷之爲姚叔祥當未誣枉姚名士粦說者謂今存後梁春秋於陵子等書並叔祥所僞此書旣出自叔祥家誠不嫌於堅斷也今休寧吳君騫偶刊問世丁君爲之疏證屬草稿未定承借觀乃爲引伸其說陳右八驗三證以副還其書

漢書藝文志兵書類陰陽十六家有孟子一篇

程大中四書逸箋曰孟子一篇漢志列陰陽家是七篇及古本十一篇外又有此書

按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又曰善爲陣善爲戰大罪也軍旅之事必孟子所絕口不談而漢志乃有孟子兵書當是偶同氏族非我子居子矣然據北堂書抄引逸孟子戰者危事也則似在唐初猶有此書而相傳以爲七篇之逸或者六國末兵家者流托爲此篇以嫁名于孟子因孟子有天時地利一章即附會其善于陰陽未可定也趙氏不尙外書或此即四篇中之一趙故斷爲後人依託而毅然刪之又未可定也

日知錄曰詩正義引趙岐云孟仲子學于孟子者也譜

曰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葢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于孟軻著書論詩則孟子之外又有孟仲子之書

按今孟氏譜謂孟仲子名睪乃孟子之子受業于公孫丑與詩譜大殊未審其又何本仲書不載於漢藝文志葢亡佚久矣

東陽何濟川
潘　緯　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十

仁和翟灝晴江學

尊立孟子

孟子章句題辭曰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迄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

王應麟五經通義說曰媺哉漢之尊經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賢傳也而孟子首置博士九流百八十九家莫非諸子也而通義得述孟子斯文之統紀以一多士之趨向以純非徒綴訓故誦佔畢而已

按孟子尊立最久不始自宋世也時論語孝經通謂

之傳而孟子亦以傳稱如論衡對作篇曰楊墨不亂
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漢書劉向傳引傳曰聖人不
出其間必有名世者後漢書梁冀傳引傳曰以天下
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越絕書敘外傳記引傳曰孔
子去魯燔俎無肉風俗通義十反卷引傳曰於厚者
薄則無所不薄矣說文解字引傳曰簞食壺漿詩鄭
風正義引傳曰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中論夭壽篇引
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又法象篇
曰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皆可爲證故趙氏以論
語孝經孟子爾雅博士統言之曰傳記博士
漢書景帝十三王傳曰河間獻王所得先秦舊書周官

尙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

按此與文帝時立博士之說似不脗合然孟子書之見重漢初觀此益明

韓昌黎集讀荀子篇曰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

楊時龜山文集答陳瑩中書曰揚雄之論孟子也知言之要知德之奥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又曰諸子者以其異於孔子也孟子異乎不異雄之言以孟子不異孔子則其尊孟也至矣

按雄言實似知孟子者而觀雄所行正苟知之不允

蹈之所以不能與昌黎公同年語爾

宋書禮志曰晉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上疏曰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軻皋皇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於今猶存禮讓之風千載未泯陛下以聖明臨朝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誦諷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與誤是咏豈不盛哉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議立國學徵集生徒而世尚莊老莫肯用心儒訓

按漢立傳記博士尋因董仲舒專崇六藝之言罷之司馬遷以孟子荀卿同傳並取騶衍淳于髡墨翟等雜焉劉歆作七略遂以上紹聖緒之籍漫列于諸子部中嗣是以來世漸無知尊者東觀漢紀言章帝賜

黃香淮南孟子各一通不惟並賜且舉次孟子於淮南下論衡對作篇云上自孔墨之黨下至荀孟之徒後漢書郭太傳論云林宗恂恂善導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昭明文選序云老莊之作管孟之流不以能文爲本曰荀孟曰墨孟曰管孟俱不自覺其言之不倫矣乃當江左之朝猶有袁焉二氏能以孔孟並舉疏請留心關明非咄咄然朝陽之鳳鳴乎生徒果用心焉則孟子之升經立學在其會矣惜乎世受莊老之惑又遲其事於數百年後也

唐書選舉志曰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疏請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

按楊綰請依古察孝廉而罷進士明經疏中附有此請朝議謂舉進士久矣廢之恐失其業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所試孝廉義用何經史不復詳未審當時從綰請否寶應爲肅宗復稱年號未一月子代宗嗣明年七月代宗始改元廣德所云寶應二年蓋即廣德元年

薛瑄讀書錄曰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年世儒例以子書目之而無知之者獨唐之韓子謂孟子醇乎醇者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是則千載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

按代宗初有楊綰之請而韓公即誕生於代宗之世道之將興豈不有運會乎維時柳宗元得與韓公遊其報袁君陳書有云先讀六經次論語孟子書皆經言蓋猶粗聞韓公緒論

薛岡天爵堂筆餘曰孟子與荀揚同列漢以來皆然請廢莊老之書以孟子爲主自唐皮日休始

文獻通考曰懿宗咸通四年進士皮日休上疏請以孟子爲學科不報

皮日休文藪請孟子爲學科書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之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於子者

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
於秦自漢氏得之嘗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
藝光乎百氏眞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睤睤於
前其書沒沒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
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
昌歜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
呼古之士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爲
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此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
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
亦登於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
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

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敎爲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
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
同荀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可聖
化無補則可刑於言者

按陸德明撰集經典釋文五典孝經論語爾雅外濫
及老莊而獨不及孟子趙匡上舉選條例以通道德
經元經孟子荀子呂氏春秋管子墨子韓非子者同
爲茂才舉唐時之不尊孟子若尤甚矣故自昌黎公
以外求有卓識士不得不以皮氏推焉

玉海曰國朝以孟子升經幷論語孝經爲三小經
又曰祥符七年正月國子監上新印孟子及音義賜輔

臣各一部

宋史神宗紀曰元豐六年冬十月封孟軻爲鄒國公七年五月以孟軻配食文宣王

按王安石作王深甫墓誌曰以孟子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黃庭堅孟子斷篇曰由孔子以來求其是非趨舍與孔子合者惟孟子一人孟子聖人也是當時不僅以孟子配食聖人且以聖人稱孟子矣而程子則曰孟子未敢道他是聖人而已學到至處張子則曰孟子於聖人猶是麤者

又選舉志曰神宗用王安石議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專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

經義次論語孟子義次論次策

程伊川文集論禮部看詳狀曰禮部看詳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四人分講論語孟子難以施行禮部之意却是不知太學有四堂自來分講諸經四處各講論語孟子也

按孟子升經之事當在宋初故有自來四堂各講論孟之說史志未詳採此以備其制

玉海曰元祐四年以司馬康言詔進講孟子講官爲節解十四卷范祖禹講今樂猶古樂及公劉太王章

宋史司馬康傳曰邇英進講康言孟子于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講筵官節

解以進

按康爲溫公子溫公作疑孟論而其子建爲此言姚福稱其父子至親不爲苟同非至論也溫公疑其所疑正信其所信觀所庭訓如此可以知溫公矣

晁迥客語曰呂原明元祐間侍講大雪不能因講孟子有感哲廟一笑喜爲二絕句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臥素屏特勑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殊記師承道古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顏動全勝三軍賀凱旋

郡齋讀書志曰宣和中席旦知成都云僞蜀時刻六經於石而獨無孟子經爲未備乃刊石寘於成都

陳談東宮備覽曰宣和元年皇太子奏昨蒙旨令侍讀耿南仲講孟子今已講畢望續降旨令耿南仲講詩從之

宋史胡舜陟傳曰向者見說之乞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間日讀爾雅而廢孟子夫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宮遵舊制先讀論語次讀孟子

玉海曰建炎二年九月己亥上謂宰相近將孟子論治道處手寫入於絹屏又曰語孟誦習之熟眞有可喜癸卯內出親書坐右素屏旅獒一篇大有大畜二卦與孟子之言七凡十扇遣中使宣示宰執

又曰紹興八年五月命說書尹焞解孟子八月命侍講

吳表臣講孟子十六年三月辛卯終篇翌日賜講官鞍馬象笏金硯水瓶鎮紙等物越三日賜御筵於城隍司紹熙五年八月詔續潛邸所講孟子嘉泰元年十一月講徹

揚子巵言曰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對曰此非孟子所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紂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草芥臣便視君如寇讎乎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高宗大喜

讀書錄曰宋之大儒有德業聞望重於一時者猶擠孟子於法言之後尚何望於他人耶惟河南程夫子倡明

絕學始表章其書發揮其旨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爲洙泗正傳而不敢妄議至朱子又取程子及羣賢之說會萃折衷以釋其意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爲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明俾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閫無越於此矣

書錄解題曰尊孟辨七篇建安余允文隱之撰以司馬溫公有疑孟及李覯泰伯常語鄭厚叔友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辨之爲五卷後二卷則王充論衡刺孟及東坡論說中與孟子異者亦辨焉

文獻通考曰前史藝文志俱以孟子入儒家類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以語孟同入經類其說曰自韓文公稱

孔子傳之孟軻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
揚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並列於經而
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合爲一類今從之
按部錄轉移若爲細故而自七略置孟子于子部東
漢訖五季九百年間孟子書竟闒眯于老莊荀管之
列又惡可云細耶陳氏既有成說而宋藝文志猶以
編入儒家此馬端臨之見高于脫脫歐陽元一等也
宋濂集吳淵穎碑曰先生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
遷不當使與鄒衍奭淳于髡愼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
同傳乃刪去諸子益以高第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作
孟子弟子列傳

明史禮志洪武五年罷孟子配享踰年帝曰孟子辨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

按太祖本紀洪武七年二月修曲阜孔子廟設孔顏孟三氏學又十八年十月詔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豈禮先賢之意哉其加詢訪凡聖賢後裔輸作者皆免之此皆明祖尊信孟子特與世徒以初年罷享一節議之猶見日之蝕而未仰其更矣

金華王焯校字